

# 離婚指南

蘇童

男，一九六三年生于蘇州。

一九八〇年入北京師範大學求學。

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五年在

南京藝術學院工作。

一九八六年起到江蘇省作協工作至今。

中國作協和江蘇省作協會員。

一九八三年開始發表文學作品，

迄今有八十余萬字。

作品集多種。代表作有：

《成童》、《罌粟之家》、

《一九三四年的逃亡》、《紅粉》、

《米》等。



蘇童

51

中國當代著名作家新作大係

# 离 婚 指 南

(京) 新登字 124 号

## 离 婚 指 南

---

著者：苏 童  
出版：华艺出版社  
发行：新华书店北京科技发行所  
印刷：化学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字数：192 千字  
印张：10.375  
版次：1993 年 4 月第一版  
印次：1993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20000

---

书号：ISBN7-80039-674-6/I·282  
定价：6.50 元

## 出版说明

改革开放以来，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方针指引下，中国文坛又迎来了丰收的金秋季节。众多文艺界的老将新兵，以勃发的创作热情，推出一批展现改革风貌，讴歌时代精神，同时在创作手法上刻意求新的优秀作品。为了展示这一时期的文学景象，我社将出版《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新作大系》，陆续推出当代中国文坛新老名家的近作。该套丛书均选收中、短篇小说，每位作家一集，每集约十五——十八万字。面向大陆及台、港、澳、海外华人读者。

我们真诚期待文学名家，包括台、港、澳及海外的中国作家，将各自的佳作奉献给钟爱各位和各位作品的广大读者，共同为中国文学的繁荣做出贡献。

华艺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七月五日

# 序

## 序

文学是人学，人的生活、思想、感情——和反映这种生活的文学，不能不受到时代和社会变革的影响，中国新文学，就是在这个沸腾的变革时代中成长起来的。

从五四到现在的七十二年中，中国新文学有过五个比较昌盛的时期：一是五四之后，二是三十年

代中期，三是抗日战争后期到解放战争时期，四是五十年代前半期，五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也就是改革开放时期。

改革开放在中国当代历史上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党中央号召我们解放思想，“在思想上坚决冲破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样，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文艺界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前提下，出现了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出现了许多年轻作家，写出了数量可观、为各阶层人民欢迎的作品。文学是特定时代、特定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它不可能不受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制约，时代变了，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都在变革之中，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人的思想、感情、表达这种思想感情的艺术形式、创作方法，以及他们各自的风格，也不可能遵循过去的模式而有所创新，有所探索，这看来也是一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规律。

到现在，改革开放还只有十二、三年，要对这段时间的文学作出定性的论述，显然是为时过早，但是，在我这个上了年纪的过来人看来，有两点是

可以肯定的，一是这些作家敢说真话，敢于冲破文学上长期存在的清规戒律，接触到了当今知识分子生活中的相当敏感的问题，所以这十多年来的作品题材广阔，风格多样，这和三十年代初期的左翼作家的作品作一比较，进步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当今的中青年作家都是在世界和中国的政治、经济格局大转折、大变革的时代出生和成长起来的，举例说，今年三十岁的青年，是一九六一年出生的，这是“三年困难”开始好转的一年，但是当他正要上小学的时候，“文革”就开始了，从六岁到十六岁，他们的儿童和少年时期几乎无一例外是在动乱苦难中度过，到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他们才十八岁，按此推算，今年五十岁的人，当时也才是三十八岁，他们一方面不像我们一代那样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受过正规的教育，另一方面他们都经受过比战争年代更残酷的磨炼折腾，由于此，当今中青年作家的作品，还不能像前辈作家——茅盾、老舍那样成熟，也可能他们的作品有一点涩味，乃至越轨，我看这也是时代和社会大动荡时期的一种难于避免的反映，因为，这还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艺的“初级阶段”。

振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学，我们寄希望于比较年轻的一代作家，对他们的要求可以严格一些，但不应该求全责备，拔苗助长。人们需要严师，也需要益友，严师益友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鼓励青年人振作精神，奋发前进，而决不是使他们无所适从，仓皇失措。由于此，我认为出一套丛书，让更多的读者，更多的文学评论者看到这一些创作旺盛的中青年作家的面貌，了解他们的心态和脉搏，这对繁荣社会主义文艺，都是很有益处的。

在当前出版界遇到不少困难的时候，华艺出版社能一举出版这一代中青年作家的作品，无疑是难能可贵的壮举。我钦佩他们的勇气和魄力。这一辈作家中有的我的朋友，有的则知名而不相识，有些作品我看过，当然，对一个年逾九旬的人，要通读全套丛书，是不可能的，我把振兴文学的希望寄托于年轻的这一代和下一代，因此，写一点感想，为这套丛书的出版助威呐喊，祝愿他们为繁荣文学创作做出更大的贡献。

一九九一年七月二日



## 作 者 的 话

非常高兴能有这个机会和运气，将我八八年以来的一些中篇结集出版。

这本书收集了六个中篇，写作时间是从八八年到九一年。六个中篇是我几年来苦心经营文学梦想的一份收获，也是对我所敬仰的中外文学大师们献上的一份家庭作业。

读者们不难发现从八八年的《罍粟之家》到九一年的《离婚指南》，我的创作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也恰恰是我所追求的变化。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始终渴望一种会流动会摇曳的小说风格，害怕被固定在“风格”的惯性中，更害怕陷于自己设置的艺术陷阱中。我渴望对每一篇未竟的新作有挑战性的新鲜陌生的心态，我相信这也是一个写作者最好的写作心态，因此我作出了种种努力。

我希望大家能喜欢我的这些小说。

谢谢。

目  
录

序 .....	夏 衍 (I)
作者的话 .....	(5)
十九间房 .....	(1)
离婚指南 .....	(38)
罍粟之家 .....	(93)
女孩，为什么哭泣 .....	(158)
另一种妇女生活 .....	(197)
象天使一样美丽 .....	(247)
一个礼拜天的早晨 .....	(260)
被玷污的草 .....	(270)
木壳收音机 .....	(283)
西窗 .....	(295)
回力牌球鞋 .....	(306)

## 十九间房

一条土沟环绕着这个村庄，沟里很潮湿，长满了杨槐树和杂乱的灌木，那些百年老树繁密的枝桠多年来一直在疯长堆积，它们几乎遮蔽了整个村庄的天空。这是离湖最近的村庄，但是不管在湖上还是山上，人们都不易发现躲藏在树荫里的十几间茅屋。游乡的货郎偶尔推着独轮车从湖边经过，他们也常常遗漏了这个隐蔽的村庄。

山上的土匪金豹把这个村庄叫做十九间屋，土匪们都这么叫，湖上的船民也这么叫，后来距此三十里地的塔镇人也知道十九间屋了。

春麦背着一只竹筐从山上下来，春麦穿着黑布衫和黑布裤子，腰里扎了一条红带子，他是从山上一路小跑着下

来的。春麦的模样看上去有五十多了，但实际上还不到三十岁，春麦跟上金豹也才大半年的光景。

在紧靠着树沟边的晒场上有一群半大的孩子在晒干草，十九间屋的人习惯于到村外晒干草，晒粮食或别的什么。春麦看见儿子书来用杈子扒拉着一堆干草，书来在深秋天气里仍然光着脊背，赤着脚。春麦走过去时有孩子嚷起来，书来，你爹下山了。书来迟滞地转过头朝春麦望了一眼，他擤了把鼻涕往短裤上一抹，什么也没说，书来低下头继续扒拉那堆干草。

怎么不叫爹？春麦的手在儿子光头心上拍了一记，他说，你娘呢？你娘在家吧？

书来只是指了指树沟后面的村庄，仍然没有说话。

春麦又一路小跑起来，跑到独木桥上他想起什么；回过头对书来喊，你变哑巴啦？没出息的货，半年没见你就变哑巴啦？

走完独木桥就走到了村里，走到大片晦暗的不见阳光的树荫地里。十九间房的村民们自古以来就在这片大树荫下生息，他们的茅屋常常以几棵大树的树杆作房柱，以土坯和草苫匆匆搭建而成。这么简陋的居所历经年轮沧桑，虽然破败潮湿，但十九间房永远是十九间房，它们似乎与四周的树林已经浑为一体。

十九间房是分成三排错落有致的。春麦家在最后一排，最后一排的五户人家中，还有春麦的寡嫂水枝一家，还有

春麦的几个堂兄弟。春麦走过水枝家门口，看见水枝正在舂米，她的一堆儿女有的在帮母亲干活，有的在地上乱爬。嫂子，我回来了。春麦把头探进去喊。他看水枝朝他笑了笑，水枝对孩子们说，你叔回来了。孩子们拥了出来，拽他的衣角，捅他背上的竹篓，他们跟着春麦进了家门。

春麦看见锅灶上正在煮菜粥，稀薄的米汤上漂着切碎的菜叶子，淡绿色的，冒着热气。六娥不在屋里，六娥不知到哪里去了。你婶子呢？春麦问围在身边的侄子们。侄子们都说不知道，他们的眼睛始终盯着春麦背上的竹筐。

叔你带糖块回家了吗？

糖块？春麦皱了皱眉头，他放下背上的竹筐把它倒拎起来，掉下来的是一卷花布。有屁个糖块，春麦恶声恶气地说，饿不死就行了，还想吃糖块？

春麦推开孩子们往门外走，他看寡嫂水枝正倚在门框上，水枝的头发上沾满了细碎的谷糠，她正在用手拍打头上的那些谷糠。

六娥呢？你看见六娥了吗？

书来正在晒场晒草呢，你进村时没看见他？

我没问书来，我问你看六娥了吗？

好象到前边村长家去了。水枝的表情看上去很暧昧。

正说着话春麦就看见六娥过来了，六娥穿着一件大红的衣衫，怀里抱着一只米箩走过来了。春麦发现六娥的脸象一张纸片似地半灰半白，他觉得有点陌生。但是他很快地就想起六娥的脸色本来就是半灰半白的，不仅是六娥，十

九间房的女人终年少见阳光，她们的脸都是象纸片似的半灰半白的。

六娥一进屋春麦就关上了门。春麦夺下女人怀里的米箩，把箩里的米全部倾倒在粥锅里，他听见女人在后面尖叫道，你疯啦？要吃三五天呢。春麦丢下米箩说，我是疯啦，饿疯啦，熬疯啦。春麦一边抽裤带一边用身子把女人往灶后的柴堆上拱。女人说，不要脸的货，大白天的，书来一会就回家了。春麦也不说话，架起女人的双臂就把她往柴堆上按。

灶膛里的火烧得很旺，女人的鼻息急促地喷在春麦的脸上，带着一股新鲜的蒜味。春麦看见女人的脸被灶火映得红彤彤的，女人咬紧嘴角，闭着眼睛。春麦断定女人的这种模样是装出来的。

你身上怎么这样臭？六娥突然推了春麦一把，她坐下来吸着鼻子说，真的，你身上臭死了。

怎么会不臭？我在山上天天给金豹倒屎尿盆呢。

没出息的货，你也就配给他倒屎尿盆了。

天天要倒几趟，没准就弄身上了。春麦也吸紧鼻子闻了闻自己的手和黑布衫，他说，是够臭的，真是够臭的。

没出息的货，听说你还替他擦屁股吧？

他让我擦我只好擦。春麦迟疑了一会儿说，谁让他是金豹呢？

这时候他们听见上了栓的门被猛烈地推击着，门栓很

快就掉落下来。夫妻俩没来得及掩藏什么，书来就进了门。他们只好缩在灶角一动不动，猜测书来是不是已经发现他们了。

书来拿了碗从煮沸的粥锅里盛了一碗菜粥，站在灶边，哧溜哧溜地喝起来，他听灶后响起父母的耳语声，耳语逐渐变成争吵，书来一言不发，只顾喝着滚烫的菜粥。

你去村长家干什么了？

干什么了？去借米。你没看见我抱着个米箩回家？你没看见家里揭不开锅了？

找谁借米不行，非要找那个下流货借？

你说他下流，可他家的米囤堆得象山一样高。你在山上给金豹倒了半年尿尿盆，你带什么回家了？

我带回几尺花布来，是那天打劫塔镇布庄弄来的，带回家给你缝衣裳。

没出息的货，天天给他倒尿尿盆，结果就带了几尺花布回家。村长不当土匪，可他家的米囤堆得象山一样高。

六娥说着披上衣裳从柴堆上爬起来，六娥走到灶台边，书来正在盛第三碗菜粥，六娥夺下了儿子手里的铁勺，她说，饿死鬼投胎的货，给你爹留几口吧。

第二天早晨春麦在村里转悠着，雾气很浓，树上夜来凝结的水珠淅淅沥沥地滴落，就象下雨一样。春麦的头发和衣裳鞋子一会儿就湿透了。到山上去了大半年，春麦已经不习惯十九间房的潮湿气候了。春麦想人还是应该住在



太阳地里的，那些先祖列宗怎么就选中了这片树林建造十九间房呢？

树沟旁边垒了一座新坟，那是春麦的胞兄大壮的坟。春麦看见坟头上的青草已经有过膝之高了。春麦骂了一句，没良心的货。他是在骂寡嫂水枝。春麦想人才死了大半年，坟上的草已经长得这么高，她怎么就不知道到坟上来锄锄草呢？坟上的草长得这么高，要她这个大活人干什么呢？

大壮是死在日本人的枪口下的，但春麦和六娥以至大多十九间房的村民都认为是水枝害了大壮。那时候日本人刚刚在二十里地外的塔镇驻下，日本人守着通往塔镇的路口，不让外村的人进镇。十九间房的村民都知道不能去塔镇赶集了。但水枝非要让大壮去塔镇卖掉一车柴禾。水枝说，别人都不去才好呢，别人都不去你那车柴禾才好卖呢。大壮推着一车柴禾往塔镇赶，大壮听不懂守路的日本兵说的话，他朝他们作揖鞠躬，试探着把柴禾车往镇里推，大壮把柴禾车推进去一段路，突然就撒开双腿跑起来，后面的日本兵就是这时候开枪打他的，一枪打在后背上，一枪打在脑勺上。隔天春麦跟着村长去塔镇拖回了大壮的尸体，大壮躺在柴禾车上，身子下面的柴禾还绑得严严实实的，一捆也没卖掉。在回村的路上村长说，他跑什么？他要是不跑也不会丢了性命。春麦就学着六娥的话说，是水枝害了我哥，那白虎星克男人的货。

春麦在坟上拔草，听风鸟雀在树梢上的啼鸣声连绵不绝，鸟啼声也象雨点一样落在十九间房村里，落在春麦光